# 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

# 木石居精選八朝偶雋卷之五

句吳蔣一葵仲舒父原纂

吳興茅元銘鼎叔父重訂

## 宋

治平中英宗患歷代史繁。令司馬光編進君臣事跡、光請置局辟官。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神宗賜名資治通鑑。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

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歷十九年成書元祐初光還朝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確劄子方下國子監開板杭州雕造令光門下士及館職校讐之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讐官各以表謝獨張舜民表能盡著書始終畧見通鑑本末其辭曰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遍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臣哉莫如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錫名物講筵而進讀目為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

原拾茲安出又曰上下馳騁于數千載間出入相隨于十九年内尚假言官之督責熟諳里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粲然而光之筋力精神于此盡矣又曰旅遊東國嘗屢歎于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于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舜氏又有謝祖禹詩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疎賤帝恩均我投湘水五千里君住周南二十春

東觀汗青身是夢西齋削藁事如新細論當日修書者秖有三人今一人謂攸愬祖禹也祖禹時爲講筵舜民爲臺官云

司馬公永興謝上表云維此咸秦昔爲畿甸山川秀美土地膏腴論其平時誠爲樂土在于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陽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穗黑腐而無收廩食一空家之蓋藏之粟糍貿相屬道有流離之人老弱懷溝壑之憂姦滑蓄萑蒲之志

正宜安靜不可動搖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免于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植則自然蕃滋讀此篇憂國憂民可以泣鬼眞有用文章也公平日謂不能爲四六豈誠不能爲特不能爲雕人刻士耳

神宗初即位王中父介劉貢父攽同考試進士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爲非中父不從固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既出試院御

史以為言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啟謝執政云虛船觸舟忮心不怨強弩射市薄命何逃一時稱其工

李復圭自慶州以軍變事左遷知曹州謝表曰誤蒙恩制更守陋邦神宗赫怒云曹股肱郡乃為陋邦不遜如此乃知廣濟軍劉貢父自修起居注守曹南謝表云薄淮陽者願留禁闥厭承明者樂在會稽臣不敢然仕本為祿亦不足之語但婉而成

章耳

蘇子瞻軾十歲時見老蘇誦歐陽公謝對衣并馬表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爲兵部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畧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月露雲之渥采

魚餒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
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
東坡謝賜對衣金帶馬非一俱警策可誦有曰陛
下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于
虛谷不違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
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有曰命服出青榮動
縉紳左驂在庭光生徒馭慨然攬轡敢有意于澄
清束以立朝尚可言于賓客有曰臣山野之資非

文繡之所及疲駑之質鞭策以何加方祈冗散之安更忝便蕃之錫據鞍有愧束袵知榮敢不奉以牧民永思去害之措施之治邑庶無學製之傷有曰子衣安吉不待請而有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藎務報恩勤永為廐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以副上心

東坡又有謝賜衣襖表云齊宮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煖惟德其物豈曰無衣

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束餕申嚴祖宗之法少
肅惰媮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鶉之誚

四六不得用經全句惡其近賦也然子瞻作呂申
公制云旣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
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
呂惟仲誨性沉厚剛果遇事無所回屈身幹長大
而方望之偉然東坡㳺戲之曰公眞有大臣體此
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及拜相東坡草麻云果藝

而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動呂以爲詎已憾焉

蘇子瞻與呂吉甫惠卿同在館中吉甫既爲介甫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爲仇讐矣元祐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安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又劇口詆之號爲元凶其詞曰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

之明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

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吉甫既至建州謝表末曰

龍鱗鳳翼固絕望于攀援蟲臂鼠肝一冥心于造

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蟲臂鼠肝而已子瞻

見此表于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子由代子瞻作中書舍人敕稱伏念其草茅下士

蓮華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其用但甲末三字

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希方以言者去國在外以

啟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爲中書舍人謫二蘇告詞之語異矣

蕭傳正在翰林因入對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它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爲令東坡入翰林謝表曰詔語春溫再命而儤使華天降一節以趨起用成語妙甚又曰雖職親事祕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椽曹之請

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象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淳化中太宗嘗御書玉堂之署四字扁翰林院故事學士賜御仙花帶而不佩魚惟二府佩之號曰重學士得佩則元豐新制也東坡謝兼侍讀表曰以爲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之盛事承明三入僅比古人大雅一門無愧舊史時頻濱已居政地不許引嫌故也

東坡愛知神廟雖謗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買菹藕長沙事蓋自況也在元祐間獲題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綱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夫寧有是

東坡嘗夢數吏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因取筆疾書云三陽旣至庚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

誰爲喜慍吏微笑曰此兩何復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妨不妨此是喚醒宅

宋人有祭句芒神文曰天子命我盡收南海之民農人告予將有西疇之事念銅虎謹頒春之職出土牛示嗣歲之期此當是帥廣所作意雖與東坡不同而詞語琢妙則似之

子瞻在徐州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子瞻日夜守捍得全其賀表云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

伊昔横流凛孤城之若塊殆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

子瞻謝量移汝州表云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寬未定夢遊縲絏之中憔悴非人猖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于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說東坡多用之然須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于君前如何乃

爲合宜東坡湖州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于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于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于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惠州表云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凡此所言皆可自表于君前者後人不諳事宜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官亦輒云知臣察臣甚非體也

汪藻溪亦多用此謝徽州云謂臣不攻康寒故越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之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排鈍無他故長牽賢王之教僴臣踐揚滋久故亟埋法從之班爲汪福齋謝于自虜中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表曰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腑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

杭潁皆有西湖東坡連鎮二州故謝啟云入參兩

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晩謫惠州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淳熙中秘書楊監使廣東過惠游豐湖賦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潁水更羅浮東坡原是西湖長不到羅浮那得休東坡潁州謝表曰賓主皆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又謝中書舍人表曰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爲得人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修之故事此以近事對古事也後

周益公謝除兵侍兼直學士院表曰歷考正元之後惟陸贄衛次公之並充載稽南渡以來有汪藻綦崇禮之故事乃用此格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啟事來獻東坡讀之喜曰奇文也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爲佳句端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于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于堂下此佳句也視此郎眉宇决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即爲

具召之與語甚歡一府皆驚紹聖初東坡以論事爲衆所忌頻年謫居先奉詔命落兩職知英州軍州事謝表云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域蒼顏素髮誰憐衰暮之年續奉詔命惠州安置謝表云湯網解其三面舜干舞于兩階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尫尫之馬猶獲蓋帷觳觫之牛得逃刀几未幾復責授復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謝表云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子孫慟

哭于江邊以爲永别𩲡魅逢迎于海外寧許生還

徽宗初即位詔復元祐黨人官徙蘇軾于内地遂

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廉州表

云風波萬里顧衰病以何堪烟瘴五年賴喘息之

猶在憐之者嗟其已甚嫉之者謂其太輕考圖經

正禁海隅以風土疑非人世食有併日衣無禦寒

妻冷一身顚躓萬狀恍若醉夢已無意于生還豈

謂優容許承恩而近徙永州表云先皇帝明罰勑

法使萬里以恩愆今天子發政施仁無一夫之失所玉局觀表云没齒何堪不厭飯疏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

東坡玉局觀表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覩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毫以上皆出於帝恩累歲偷安有懸于公議秋毫以上皆帝力也用張叛語

東坡叙云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攻歎

自蕩之波臣或謂天雨流行皆有來處而滄溟自蕩莊子本文無之葢謝脁辭隋王牋云不厯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

東坡雅意卜居吳會其湖州謝表曰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旣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登州謝表曰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杭州到任謝表曰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越得杭又過平生之望江山故國

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杭州謝執政啟曰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希吏民習知其遲鈍乞常州居住表云與其彊顏忍恥干求于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于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飽食無思但日陶于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于往愆其拳拳于吳會如此後自嶺外歸僑寓常州卒焉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

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當時以為知言

黃岡道士李思立重建東坡雪堂何思舉韻作上梁文其畧云歲在辛酉蔚為鸞鳳之棲堂毀崇寧奄作鼪鼯之野又云沖妙大師前身化鶴昔從赤壁之游故事傳鵞無復黃庭之字數語皆警策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正字以啟謝諸公當時稱之畧云切覩前史

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邇遭逢三國志蜀秦宓博識諸葛呼爲學士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封署爲校書郎蓋秦氏當家二故事也少游謝啟有云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波臣爲激越江之水此感恩之譚至云以古人行已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金敝帚聊依翰墨以自

娱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立此誓報之語

少游又有謝中書舍人表云上潤色才訓詞下稍

叅于政理自非文章絕妙可先諸子之塲吏術精

通能最羣工之課則何以當文臣之極任備舉相

之屬官伏遇皇帝陛下在宥中區統和元氣上則

承周太姒求賢之意下則納召康公用士之言耆

老罪歸俊英咸事鎮鄉滿庫未忘一割之鉛刀驥

騄成羣不棄十駕之駑馬時宣仁太后臨朝故以

太姒稱頌而其文流麗無字不佳有此文足稱此職

少游賀呂申公啟云太公入國悃知天下之公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重賀司馬溫公啟云姦邪失匕箸而自驚忠義引壺觴而相慶二啟前後凡同十四語如云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樸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又云欣衆正之路開信太平之貴樂願稽

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上得賢之頌並不易一字議者謂非申溫兩公不能當此啟非此啟亦不足以當申溫兩公

少游賀元會表云十三月爲正旣前稽于夏道二千石上壽乃恭承于漢儀十三月爲正月並舊年十二月爲數也見白虎通

元祐初起范蜀公鎭于家力辭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時

文潞公年八十方以太師入爲平章軍國事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

沈存中括緣永樂陷没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又曰雖奮竭之心難伸于巳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于未死之前皆新語也

鄧安惠溫伯自翰苑出帥成都謝表曰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巳覺長安之遠用李太

白語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相承用此一聯又嘗有啟云三山已到輙為風引而還九闕神遊不覺夢驚而失。

紹聖乙亥詞科代嗣高麗王修貢表其中選者首聯曰襲爵海邦猥被承家之寵露章天陛聿修任土之誠。又嗣守海邦已遠霑于聖化踐修臣職庶仰紹于前人。又承祧繼世方遵守土之儀修貢效珍敢後充庭之禮。俱是先説襲封方及來王之意

惟第一人黃符先說本朝首聯曰仰被王靈獲承基緒敬修臣職敢後要荒羅畸日中國明昌適際聖神之運遠邦奔走宜修臣子之恭雖不及嗣王之意亦以首言中國遂爲第二人畸中聯地瀕日出每輸葵藿之心天潤露零亦被蓼蕭之澤二事人用之極熟此聯稍鍊語遂爲佳句其斷句云矢來肅愼用昭遠慕之誠弓掛扶桑永荷誕敷之德亦好

章惇元祐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
縱行詞云歎歎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
厚後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
安敢輕行杖及紹聖初子厚拜首台翰林曾子宣
布草麻洎庭宣有赤舄几几南山巖巖之語時士
大夫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歎歎悻悻乎未幾錢
自吏部尚書責知池州
曾子宣三直玉堂作賤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

章子厚復資政啟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梁蚍蜉無以輕撓其自南遷歸丹陽聞大觀元會作表以賀畧云九賔在列鏘鏘佩而肅鴛鸞五輅在庭明旂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学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職習性然也

紹聖中陸農師佃曾子開肇俱以曾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書舍人林希草詞云謂爾同為謗訕則于今其藁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

人以爲得實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有云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按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鴻常一耳

曾子開預修宋史受朝奉郎謝表有云簡策之傳固多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一述作之體爲

難。又云自周而上。具載百篇之言。由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略而雅。春秋之法謹而嚴。子長雖謬于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于詳贍。或患文繁。史館諸人無不推其精雅。

元符末蔡京爲學士承旨。曾肇爲學士。曾布韓忠彥並爲執政。一日中使召元長鏁院草麻拜韓公爲左僕射。京欲揣上意。徐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公作兩相之意。上曰。專任一相。翌日

京出言曰子宜不復相矣。已而復召子開。草曾公
右僕射制。子開力辭。上曰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
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子開始受命。其破
題云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為而發。
隆祐復位制蔡元長草。其詞曰雖元符建號。已位
于中宮。而永泰上賓。無嫌于並后。陳了翁雖作蔡
彈文云北門翰長。乃手草廢詔之人。復後麻詞。又
躬寫慈闈之旨。以謂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

不從事于泰陵則陛今日安敢輕改

陳了翁著尊堯集累遭貶逐蔡京再相了翁之子正彙告京言語不順父子追逮對獄正彙以心疾竄海島公移置通州遇赦即便謝表略曰狐突教子素存不貳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事既匿而難曉時浸久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于重江之外獄辭平允閱實于片言之中尋沐寬恩移置逅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必

有生之有有患擢髮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寫臣之心

九符末劉元城安世自貶所起師鄉嘗過關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巳之而無慍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塡波之願後竟再坐貶此二表于用事下字亦皆精

切而氣節凛凛如嚴霜烈日云

范忠宣純仁上遺表其畧云葢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萬里波濤僅脫江魚之葬五年瘴癘幾從山鬼之游目已不明無復仰瞻于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于堯言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成佑之憂勤不顯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表旣奏蔡京用事下有司欲罪

其子李端叔云代作遂廢錮終身。

謝任伯克家參政在西掖草蔡京謫散官制。大爲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興議之忠賢耘鋤略盡其語出于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大宗之法度廢苴略盡貞觀之風俗蠹壞無餘也。

蔡元長父子旣敗言者攻之不遺餘力李泰發時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太甚坐是責監汀

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助人以為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楊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宮祠表云地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邸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歎諷味之

王安中履道初任大名府元城主簿呂吉甫一見奇之未知其有文也會熙河捷奏令代為賀表其末云方叔壯猷顧自嗟於老矣皐陶賡載尚希贊

於康哉呂尤加歎益能發其微也

王安中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算

宣和中取燕山羣臣稱賀蔡元長令一館職代作表仍語以燕人悅則取之一句不得不使其人搜經何欲對未得王安中曰何不曰昆夷駾其喙矣遂用之

蔡天啟肇紹聖元符間爲中書舍人時嘗與元祐

諸公游遂昔斥不復用嘗守陸州到任謝表有曰城郭閒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廻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疊嶂巧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

蔡天啟又有明州謝到任表云人有能有不能聖主量材而受職士或去或不去人臣秉義以事君臣結約無奇間闊少與從谿潭之醜類素乏雄文疏賈客之賕金初無佳句效韓愈爲文祭鱷魚驅

魚去惡溪之潭。雞林賈購白樂天詩。一首一金。二者皆南方故事。

蔡天啟初召詔中書舍人故事。宰相於中書堂試詔。制天啟揮毫立就。文不加點。擬授節度使制云。嗚戲千里繆之毫釐。朕不從中御也。萬世垂之竹帛。卿其以身任之。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

張天覺商英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所御扇

焉

丁晉公詩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

宋惠直爲江州德化簿王彥昭出帥長沙郡守令作樂語宴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爲簽幕亦俾預席其中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洗中丞之翰墨從來湊頴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遂逢故人況有鄧帳之郎官來爲東道且邀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郡守讀之

大喜謂句句著題薦于璹相何清源執中卽除書局繼中詞科聲名籍甚

宋新仲在王彥昭幕下代作春日留客致語有云寒食止數日間纔晴又雨牡丹蓋數十種欲拆又芳皆魯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也彥昭好令人歌柳詞又嘗作樂語云正好歡娛歌綠樹數聲啼鳥不妨沉醉拚畫堂一枕春醒皆柳詞中語

崇寧中高麗日明州海道入貢偶乘風自江路至

豫章其先狀云泛槎馭以尋河遠朝天闕望桃源而迷路誤入仙鄉自驚漂泊之餘獲奉笑談之雅政和間北使謝柑實表云聘禮式陳祝帝齡于紫闕宸恩特異錫仙宴于公卿方厥包未貢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寒雲液盈盤浥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于遺毋楓庭切願于獻君夷狄四六亦工如此

近年張應雷有謝柑表云剝膚而露入心涼分

瓣而漿似卬冷清泉流齒頤萍實之非甘香霧
噴人鄙御豹之猶溢又謝揚梅表云如珠綴樹
三春葉裹青九似火烧林五月枝頭赭幔映石
門而龍肪交濕隨盧橘而次第以新世亦並稱
之

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之六

句吳蔣一葵仲舒父原纂
吳興茅元銘禹叔父重訂

## 宋

政和中新創禁中儺儀有旨令翰林撰文翟公巽汝文當直其略曰南正司天無俾神人之雜夏禹鑄鼎以紀山林之姦苟非聖神孰知情狀頃刻進入人服其敏而工

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常欲愼惜名器俾士大夫革奔競之風不敢妄圖事功冀宗社獲和平之福翟公巽與公書即用此語云庶幾革奔競之風格和平之福如公所云也

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常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

翟公巽以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建炎二年秋杭州卒陳通等嬰城叛因守臣被官吏公聞變發兵援

作擒賊露布曰古者賜諸侯以弓矢使得專征用公侯為腹心欲其守衛三軍賈勇悉厲貔虎之師元惡就擒卒正鯨鯢之戮暨王淵平寇朝議以公不能成功降為直學士又以不俟報援發常平米賑越民饑降一官併作謝表曰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豈比秦人坐視越人之瘠二事可謂兩盡迨公去越越人安其政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牘來即書其上曰固知京兆姑為五日之留無

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如此

宣和間吳元中敏爲中書舍人給事中召還兼直禁林制詞溫厚人多傳誦河北德音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訓誨之力元中筆也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劬勤授皇圖于元子微臣攄直遡視草于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事不合改禮部侍郎遂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滁王黼罷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照壁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句也下句用劉夢得詩語夢得自武陵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初聞長樂鐘

宣和間順州得枸杞宿根于土中蔡北海宗禮屬

聯云靈根夜吹。變異質于千年。驊騮朝馳。爲聖人之萬壽。蓋荒裔沉藏之久。寶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如有待。表進天子爲之改容凡作表須是胸中有物乃可展布得一篇。若平時不知枸杞爲何物。焉能造語如此。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一日汲于溪見一花犬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忽覺身輕飛于峯上古詩不知靈

杜根成狗怪得時聞夜吠聲

南渡之行綦叔厚在帝側實代王言詔旨所至讀者感動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呂忠穆以首相開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與宿將侯王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宣威靈張大國體類此又賀忠穆啟云嶽降神而生申實維周翰帝賚弼而得說用作商霖

高宗駕幸平江有旨放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綦

叔厚嘗行詞推上所以褒卹遺直之意有曰言期痛意。引裾嘗犯于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于嶺徼。又曰英爽不亡。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省舍人李正民見之曰比吏房詞頭皆常常除目不足騁辭。今君爲鄉草制良可喜也。及錄黄具叔厚告假。而李獨直以己名行下。叔厚戲曰君欲掛名道鄉公制。但恐潤色非工。反爲名累耳。李笑曰人嘗知出君手。不知吾併得掠美。幸

矣其文為同舍所重如此

川陜宣撫副使吳玠以功進撿校少師兩鎮節度使綦叔厚當制有曰陸海神皋既失秦川之利劍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措以為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病求去遂除知紹興

綦北海賀林宰啟云山川增爽共迎梟舄之臨風俗還淳暫屈牛刀之試謝宮祠表曰雜宮錦於漁

篆敢忘君賜話玉堂于茅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一表曰欲掛衣冠尚低回于末路未先犬馬僅邂逅于初心尤佳

秦會之罷右僕射制有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綦叔厚之文褫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誅爾材可見此謝任伯之文綦謝姻家也秦大憾之亦不能深害初檜欲得相位揚言爲相數月

必聳動天下又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至是帝召叔厚入對語以是事播告中外故公制詞亦有自謂得權而舉事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于二策之語

孫仲益觀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爲詞科第一名卷有云環居島服習聞夷髁之聲仰睇雲門實眩咸池之奏次云監二代以敷文命一夔而典樂登歌下管天地同流鼓瑟吹笙君臣相說次云有懷

疏逖之臣亦須分敘之數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此先說遠夷不足以知雅樂然後序作樂之感受賜之寵得尊中國體又云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覩宮墻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與聞管籥之音與登歌四句並全用經語大凡詞料四六須間有此一二聯則易入眼他卷云徵角並揚慶君臣之相說塤箎迭奏與天地以同流因不全用故弱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架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挂九節之笻送鴻而去奇語也

何文縝㮚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孫仲益謝復官啟曰兩曾參而或是或非一王尊而佞賢作佞語簡益工

靖康間劉中遠覯作百官賀道君還京表云漢殿

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文縝時爲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迎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
何㮚位中書日雙親具慶生日賜生餼謝表云況臣千載逢時雙親就養用羞甘旨無煩穎谷之陳普竭疲駑何止翳桑之報乃汪浮溪藻文也
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山等牙簡表云看山拄

頗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設襲豈有唐賢之風度亦汪浮溪筆其末聯尤勝曰入邇表著卿文竹之非珍傳示子孫賡甘棠之不朽

李丞相綱罷京師士民伏闕撾鼓乞復用綱欽宗遣内侍宣諭衆尚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面諭遣之乃退浮溪有啟賀曰士訟公寃競舉首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蓋故事以配今事汪嘗舉以謂人作四六要當如此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有無德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曆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靖康之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去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張邦昌從呂好問請乃尊元祐爲宋太后遣使迎康王構于濟州汪彥章時爲

起居舍人草皇太后告天下手書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或謂帝王受命不當以重耳為比不知太后詔命用此却無礙情真事切足以深感人心

汪彥章代羣臣勸進康王表曰整褰城之駕早戒修途除高邑之壇亟臨大寶力圖後效如成王小

毖之詩光復丕基邁文帝大横之兆又表曰雖以位為樂非堯舜之本心然其命維新蓋周邦之舊物又賀登極表曰必國步艱難始天地出非常之主及治功宏濟乃子孫承罔極之休取炎精用事之月即藝祖興王之邦有三千同德之臣共扶鴻業用十百卜年之數重立丕基中興之初文章與時俱高如此

浮溪草建炎德音有曰眷我中原漢祚必期于再

復而迫于疆敵。商人幾至于五遷。又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尋獲已。可謂說盡當時事情、或謂徽廟將留虞庭、不可謂八世祖宗、後行焉忠河北經制使制曰田野三時之務。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遺。厥存無幾。此以爲七世乃爲穩當、

浮溪草紹興改元德音曰聖人受命以宅中。莫大邦圖之繼。王者體元而居正。盡新年紀之頒。又曰

小雅盡廢宣王嗣服于宗周炎正中微光武系隆于有漢詞壯而事切

建炎初募使虜庭者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浮溪行制曰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于蠻貊又曰以爾胄出公侯資兼智勇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背已伏而人勞孰當其責又曰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

御太公而歸。漢哀情苦語。可泣鬼神。第高宗肺腸未必如彥章耳。

靖康之亂。柔福公主北去。建炎四年有妄女子詣闕。自稱柔福。虜中潛歸。詔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舊宮事。彷彿能言之。高宗惻然詔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浮溪草制詞曰。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面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于禁衞。引用故事。莫切于此。紹興中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歿

虜中久矣始知其詐付詔獄鞫之乃女巫也嘗遇宮婢言其貌酷類柔福遂以舊宮之事告之因而爲詐乃伏誅前后賜賚四十七萬緡藉入官

建炎紹興間汪彥章爲中書舍人尋除翰林學士謝表云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學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坦明外應軍書之警急學非宏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誤舉鈴之召既拜職一時

詔令多出其手凡上所以拮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焉

紹興元年正旦高宗在越州帥百官遙拜二帝浮溪撰表曰帝堯遊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戚顏薦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扆之猶賒鴻鴈雖賓莫致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于蓬萊

汪彥章賀呂忠簡初大拜啟云方羣臣憂杞國之天靡遑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

浮溪行韓蘄王制有曰見無禮于君爾既殫于忠盡歸飲至於廟我何愛于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沮尚圖後效更揜前休此詠苗劉後酬勛者有曰跪推轂而遣將軍守境旣騰于戎捷歌出車而勞還率嘯屑敢廢于邦彝繼精兵于數路若珠走盤擠飄虜于長江如杵投臼此

破兀朮後酬勛者

王綯為從弟投拜金人自効不允浮溪草詔曰昔羊舌坐誅厥連叔向王敦稔惡猶赦茂宏蓋古者君臣相與于腹心之閒未嘗以兄弟輒投于形迹之地後王綱復官浮溪制曰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衛侯醇謹初豈有于他腸顏子庶幾尚何憂于貳過

詔與中汪彥章草高麗不許入貢詔云壞晉館以

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朏用前䂓上稱其得代言體之高麗謝表至上以所御自團扇親書紫詔仍兼緗黄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緗紳榮之浮溪代嘉王謝及第表曰鵬激天潢之浪鶯遷帝苑之春昔慚假寵于分茅今喜成名于拾芥旣與在廷之多士同無文與將令就傳之百男悉從䏚始浮溪謝進書賜茶藥表曰遭漢家百六之災漫無

載籍。取武城二三之策。烏足全書。分北苑之上腴。用濡燥吻。乞西山之靈劑。使制頹齡。

汪彥章賀赤烏白鵲表云孝能致喃。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翯翯羽毛之潔。徊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貞。異莊子彫陵之見。

國初楊士奇攷賀白鵲一聯云與鳳同類蹌蹌於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翯翯在文王之囿　仁廟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內廚進膳遂命

内臣倣以賜之

漢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汪彥章書馬者併尾而五。常並譴憂。蓋用此事。孫仲益謝表亦有云名節壞于謗讒。孰聽爪牙之訟。精神銷于憂患。屢驚馬尾之書。

顏魯公自湖移剌撫州。浮溪紹興初亦自湖移撫謝表曰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迹。時當大曆。

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選除之所似奉明王十行之詔願布隆寬想英賢百世之風更思奇節又謝表有曰去國三年長近蓬萊之氣移官千里未離牛斗之墟采薇遺戍何昆吾玁狁之足憂細柳勞軍知李牧廉頗之可用下聯文意微有牽強而無前數聯恐是謝廟堂啟

浮溪後知徽州以宗祀赦文授新安郡侯徽故汪鄉郡也其謝表云久客還家方懲南飛之鵲通侯

授印忽成左顧之龜。宋人洴澼以得封。壁胡及此。
漢將銀黄而夸里榮。乃過之。又有謝宰相啟曰
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
之魚。
崔嗣道詞科守文彤代大理國王謝賜曆日表曰
坐明堂而朝羣后。預覩月令之布新。先諸夏而後
四夷。永賴德輝之旁燭。第三人張守云。辨齊七政
治罔逃于要荒。武通八蠻。賜不閒于正朔。豈伊絕

域輒預頒時亦不減前表

建炎四年駐蹕越州明年改元紹興遂陞府號後移蹕臨安命資政殿學士張守知府事謝表曰履勾踐之故棲屬嘗膽枕戈之志想神禹之遺跡服卑宮菲食之勞又謝賜行宮克府治表曰六蚩回御想清蹕之餘音一札疏恩復黃堂之舊觀家在樓臺眞羨詩人之勝戢森兵衛稍知州將之尊廣廈千間已免震凌之患上階三尺尚存簡素之風

而蓋于宮室無所增葺也

紹興初胡康侯安國為給事中兼侍讀專講春秋以論事忤旨遂乞侍養許之其謝表曰叱馭戒塗夢繞碧雞之佳境牽衣結戀徘徊烏鳥之深情刻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牽衣結戀四字畫出依依情態妙甚康侯沒于貢進文集云丘木成陰雖攄春秋之志囊書奏御何知旦暮之逢亦自悲歎有致

宋制詞科以露布命題凡四其膾炙人口者薛嘉言唐西海道破土谷渾露布曰龍駒千里越流沙青海而來鳳曆萬年頒玉朔自蘭之外秦檜唐禽頡利露布曰整王旅之雲屯依天聲而電擊氣調時豫豈容微祲之弗除地闢天開奚有纖埃之未掃

秦檜又有代宰臣賀日下有五色雲表云如蓋如盤方爀照臨之用非煙非霧共呈承戴之華休矣

祥開灼乎既施臣等誓勤綿薄求介昭明帝衮長贈固已傾心于就望官名正久毋庸紀號于青黃

此亦詞科試卷

秦檜用事時佞士盈庭引古今而頌功德者例沐汲奬檜嘗建一德格天閣朝士有賀啟曰在昔獨伊尹格于皇天到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喜超擢之

李漢老邴有賀丞相二啟無非媚竈之語然其文

自佳賀來相曰際天飛之運發驂駿命之元叶帝賚之求寶冠群公之表十龜成朋曾莫助告猷之益五龍爲輔念嘗同遭變之艱賀泰相曰昆夷維其家矣豈云窮者老而居岐山周公方且膺之庶其會諸侯而朝洛邑大節著乎本朝嘗左袒以爲劉氏孤忠奮乎絕域冀不食而哭秦庭

檜初爲議狀于金師言張邦昌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西方金人怒執檜去

李文肅又有賀秦檜進師坦啟曰推赤子于腹中。君既同于光武。有大勳于天下。相自比于姬公。秦以爲譏。已答啟曰君既同于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于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文肅得之不能不恐。然亦終不能加害。

王仲嶷岐公幕子也。善詞翰。尤工四六。建炎初知袁州。虜寇江西。坐失守削籍。嘗以啟干秦會之曰黃紙除書。久無心于夢寐。青氈舊物。尚有意于陶

鎔會之爲之開陳詔復元官

張彥實掌誥制楊原仲並居西掖代言多彥實與之潤色偶戲成一毫筆絕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兎作鋒未用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爲誚已大怒愬于檜檜詠言官彈之彥實罷爲宮祠謝表云雖造化之有生有殺本亦何心然臣下之或賞或刑咸其自取

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鼎重修哲宗實錄書成轉特

進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檜以為破和議深恨之。

制詞中又有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而何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而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為哲廟了非本意

趙忠簡安置潮州凡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紹興八年詔侍從臺諫詳奏和金得失胡澹菴銓抗疏乞斬秦檜逐貶竄王盧溪廷珪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陳彥柔剛中以啟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

論事書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劒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聞之盧溪貶辰陽彥衆貶安遠紹興九年和議成大赦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曰乃上穹悔過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宙之干戈用全民命岳武穆飛在鄂州上疏力陳其非有曰臣身居將閫功無補于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于軍旅願定謀于

全勝期收地于兩河暨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隄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將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上云卿便是陳修因誦此聯凄然出淚其年第五人方

薦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覩僚屬復光司隷之儀恐使須臾咸泣山東之詔亦經御覽唱名特加一資

紹興間太傅吳元美創獄官三清殿以題梁屬黃龜年龜年即解手帕濡墨大書云風馬雲龍儼百順鈎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鑑潤書法高古吳初見公略不經思復疑濡筆染墨非法既而雙美始大喜心服歸語子侄曰此公不

特詞翰可敬其才出人數等

玉牒所紀非止本支而已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條耳前此進玉牒成書表罕能備言之惟張于湖孝祥一表始終對說其辭有云帝系勤鴻爍科條于屬籍聖謨啟佑嚴訓典于寶儲尭統漢緒肇派別于天潢周誥商盤麗光躔于東壁惟昭穆親疎之有序與文章號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盟之益茂

虞書渾渾更瞻聖作之相輝其形容玉牒方爲兩盡

凡表中謝後嘗說竊以各隨題意如洪景盧適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云竊以裴度視師服章武通天之寶衛公戡難拜文皇于闕之珍視師戡難俱見樞臣之意又如湯岐公思退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云竊以法始四營莫辯乎易文兼五典皆聚此書續東魯之韋編發先秦之竹簡意廣大而莫

測辭灝噩以難窺是也或用事或不用事亦無定格。

湯岐公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是詞科試卷代守臣作者其中警語云刪定論于九師撥微言于四代月將日就彰聖學于祗勤壘妙筆精姝侯藩之賸對又云垂衣裳而致治蓋取乾坤廣視聽以御圖一似堯禹秘書深刻已參淳化之孝經方國咸頒遠陋漢光之手札臣叨分符竹獲覩寶奎八法

難知徒驚端勁遒偉之狀一圻所治願布精微疏通之風洪景盧亦有譽語云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又斷句云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秘行地無疆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行制曰遂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才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

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之七

何吳蔣一葵仲舒父原纂

吳興茅元銘鼎叔父重訂

宋

建炎初朱少章弁洪忠宣皓俱銜命使虜拘在虜庭紹興五年道君皇帝崩于五國城少章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夕哭爲文以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竟消雪窖攀龍髯而莫上淚灑氷天後王倫歸

傳其文至上覽之感愴忠宣在冷山諱聞北鄉泣血即開泰寺為之其辭曰千載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為禾黍改館徒餞于秦半浙廟薦衣冠招覔漫歌于楚些伏願威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故臣讀之無不掩涕者

唐賀叔向上正懿皇后哀挽詩有命婦羞蘋蘩都人折奈花之句晉史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

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宮織女死爲之著服已而杜后崩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音自北庭來知徽州唐煇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祭文有云十年罹難終非返于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乎白柰是時正從徽宗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欽宗嗣位未幾遽罹狄禍紹興末訃音入國任元受盡言時爲下僚率縉紳爲位佛宮以致哀作疏文曰臣等從軍以出始聽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

終愧趙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摧殞何窮義不戴天扣九關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恭願神游超越慮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即寶華之法會兆離響滅常聞金鼓之妙音又疏曰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蹐千仞之淵冰脫羣生之塗炭皇天降割裔土告終萬乘壘縲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帝之寃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名爲喜寂萬有皆空如世尊身號涅槃一眞不滅

昔人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泣者必非忠臣余謂彼二表已堪流涕此二疏乃可痛哭

任元受有賀湯侍御鵬舉敢專言秦檜之惡其畧曰請言自古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公據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擅肆刑誅籍當代縉紳之口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私富貴之寵斷豈止使子弟爲卿奪造化之罏錘乃不許人主除吏忠義扼腕知識寒心並愧漢臣初之

朱雲之請劒。下懸唐室。未聞林甫之斵棺。元受元符諫官。伯雨之孫。可謂不愧其祖。楊誠齋謂其文孤峭而有風稜。忠鯁而有義氣。良非溢美。
洪忠宣三子适遵邁。並中詞科。紹興乾道間繼入西掖。邁謝表有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相望。三陪鳳閣之遊。時有賀三洪啟云。有是父。有是子。相傳忠義之風。難爲弟。難爲兄。俱擅詞章之譽。

張魏公都督江淮軍馬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洪景伯适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衮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其末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既功業之維難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

紹興間洪景巖遵代福州謝曆日表其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于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于

㡳証用詩鳧鷖序及書洪範文皆未嘗輒增一字

乾道中有外郡上表謝曆采取用之以為用事精

切景巖笑謂曰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此

大有利害不可不審

紹興間洪景盧進撰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

早得尊于大有象日而動偶蒙難于明夷大有卦

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

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彖辭云內文明而外柔

順以篆大難亦純用本文

顯仁皇后小祥洪景盧為慰表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猷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

洪景盧草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又曰歲星臨于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鬬士倍于晉師可决韓原之戰是時歲星在楚未幾金人弑亮于瓜洲帝猶未

啟行也有作賀誅虜亮表曰蓋瓜步旣應童謠那無天道棘門或如兒戲將屈帝尊又曰詎容去腹以實鹽政可漆頭而爲器二聯語壯而對切與親征詔撤相爲伯仲但上聯意若未順如曰恐棘門或如兒戲將屈帝尊而瓜步果應童謠那無天道則尤爲全美

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决壞渠洪景盧爲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

黃鵠詎煩鴻郤之謡用老杜石犀行云秦時蜀大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漢書翟方進壊鴻隙大陂童謡云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

乾道初以葉顒魏杞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顒初爲諫議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其言皆無實林責居筠葉乃召拜左揆洪景盧草制曰旣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

依之望後願坐冬雷罷相容齋又當制曰調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云

魏杞初為宗正少卿使金定和議及還慰謝甚厚旋致大用故景盧草杞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止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園功不姝魏絳城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筮仕于晉曰魏方開門戶之祥取

妻必齊之美姜孰盛閨闈之美

乾道甲午改元純熙既已布告天下景盧時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十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年迨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洪景盧代樞密使謝玉帶表有云從桃席以過師未達戎韜之略執干戈而衛社莫參盟府之勳遽膺一札之書申賁萬鎰之寶有璞于此必使斵恍

鷲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于
玉比德。雖君子之莫追。束帶立朝。庶嘉賓而可對。
昔人謂將帥表須雄壯。此足當之。其用充國傳及
禮記論孟尤稱巧手。
周益公必大紹興丁丑詞科以交阯進馴象命題。
就試之士。僅能形容畫象及塑象而已。惟公表曲
盡馴象生意。有云名應周郊之五路。克協馭儀。耳
聞舜樂之八音。能參率舞。又曰雖憚奔馳。幸含鷙

飛之跕跕無煩教授俾陪獸舞之般般土可敝異
遂中首選
高宗初一兒三歲誤爲苗劉所擁遂爲張浚所殺
自是屢禱蕃禖故詞科以賀皇太子生命題周益
公試卷起云天祐聖神君萬年而錫祚祥開禁掖
震一索而得男結云使壽使富而多男方恊堯封
之祝宜民宜人而受祿載歌周雅之章當時稱其
擅場

有福後一聯者改作多富多壽而多男對克長

克君而克頻不知當時果有多福多壽之祝否

又

周益公初試館職即以掌制手見稱乾淳間在翰
林凡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
有餘禮部侍郎誥云朕六職于中臺共釐庶務正
貳卿于宗伯尤號清曹非夫令聞廣譽施諸身前
言往行畜其德何以助我中和之化儀于侍從之

班久歎才難盍從試可朕旁招彦士肸飾隆平稽三王損益之文閱五季襲沿之陋禮樂自天子出將成列聖之典章籩豆則有司存兼采諸儒之論議資爾直清之譽副予制作之官上而修祊天廟社之儀容下而正玉帛鼓鐘之末節使漢文煥焉可述則周道粲然復興此篇組織之工已並天巧矣。

周益公謝除吏部侍郎表云知人非堯帝之難巧

壬溪患選衆有皐陶之舉枉直自分謝除禮部侍郎表云惟宗伯古之清曹惟貳卿今之膴仕禮樂自天子出雖上禀于聖謨籩豆則有司存嘗俯求于故實夫何鄙朴而許攝承夙夜直哉惟清莫遂夔龍之遜文章煥焉可述更懲乘馬之工謝除禮除尚書兼翰林學士謝表云宗伯綴文昌之座已高曳履之班翰林依華蓋之星尚玷絲綸之直諸表含經吐史戛玉摐金一時詞垣諸人皆歎以爲

不可及

淳熈間周必大除參知政事謝太上皇帝表曰雖含生之類夙仰戴于陶成然太極之功終莫窺其運用後進左丞相謝上表云惟尹暨湯雖乏格天之效安劉必勃尚存念祖之心讀者謂其字字不苟具有宰相風度

周益公謝宫祠表曰晨趨鳳闕縮五組之光華夕侶漁舟披一簑之藍縷又曰負兹有疾人多疑兹

字誤。公後自箋曰出公羊咸公十六年。諸侯有疾曰負茲。茲新生草也。

凡臣僚上表所稱臣惟誠惶誠恐。誠歡誠忭稽首頓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蓋其以下亦略敘數句便入此語。然後敷陳其詳。後人不察或于首聯之後。凑用兩短句。言震惕之意。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復矣。周必大謝復益國公表曰華陽墨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

下磨玷之勤未泯執圭之寵彌加臣誠惶誠恐或以爲疑問公公答之如此

史眞翁浩有侍講說書官爲經筵進講孟子終篇謝賜金帶牙簡同侍讀修注官謝賜御筵及鞍馬香茶進詩表題中轉摺極多最難整次而史表委曲圓活有餘釆而無澁語可謂四六中子長其略曰逮聖人尊德以有爲于學問逢原而自得細旃晝訪聆責難陳善之規峩弁星環探知性盡心之

蘊華編削撖訣問奚裨嚌侍講說書之勞暨著記
纂修之職鏐鏗絢采復放象齒之珍玉犖示慈戚
綴麟臺之席上聯式調于沃繼圖龍文粲于奇芬
稽古所無省躬莫稱歸美以報拜手載朝贊至聖
之大成述君臣之相說辭臣約禮遂希積羣之篇
句寫賜箋俯效集仙之飲
史真翁八十孝宗特遣使賜御筆褒諭俾介眉壽
又賜金器香茶等物真翁表謝云貂璫飛鞚于川

塗翰墨騰光于龍鳳謂臣浮生之稀有又過十春祝臣暮齒之再延俾逢千歲杯盤羅列盆盎錯陳率皆粟縷于兼金況乃環裝于百寶分上方之清馥擬正陪之龍芽蓋眞翁曾侍帝于潛邸帝即位遂大拜寵錫最渥故表中復有乾坤長養父母愛憐自執卷于潛藩暨秉鈞于初政撫存特異終始弗渝等語

朱紫陽熹除浙東提刑到任謝表有云雖駑馬之

十駕後者鞭之然鼯鼠之五窮技止此耳按荀子
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亦及之矣又鼯鼠五技
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浮不能深游能
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謂五窮莊子善養
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柳子黔之驢說
技止此耳只此四何鎔鑄古詞何等神妙世之不
能四六者類言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孰知前代大
儒乃爾

二程毓秀黃岡前此祠堂闕焉郡守李訦經始締
創朱晦翁大書扁牓且爲之記李自爲上梁文曰
江趨廬阜而東實接濂溪正傳之派山掛浮光而
北又鄭司馬載毓之邦蓋溫公生光州故名光周
元公隱廬山之陰濂溪在焉光黃江皆鄭州亦異
事也李乃文肅之孫文學典刑固有自云
呂成公祖謙進僊源類譜表有云德隆澤厚命既
積于萬年冑遠族蕃譜方新于六世此上高宗者

也前布告手書曰傳序九君而此僅云六世者蓋以帝論則至欽宗已九君以世論北高宗纔六世耳嗚呼以舉族北轅之後而有此譜牒可謂於咽乾道初有自翰林學士除同知樞密院事者呂成公草詔云在咸平有若臣旦在嘉祐有若臣修擢縣禁林登貳樞極帷幄收厥牧之績樽俎折獯狁之謀無兢維人式序在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其代言溫雅發號施令罔不臧勸誦從容陳善

閑邪謂之敉屢訪河西之邊事咸聳山東之詔書嘉其知軍戎之情進而與甲兵之問爾猷則告我武惟揚噫夙夜宥密單厥心勿替恊恭之助國家閒暇明其政具嚴思患之防可授同知樞密院事

此語妙在將翰林與樞密紐揑成團姝無若色

宋人又有賀翰林遷兵部啟云縱横經庫甲乙丙丁四部之書馳騁詞垣天地風雲八方之陣

凡制誥不稱爲某人作者以其人不稱也東萊又

嘗撰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云具官某增主之明洋洋晁董之對發帝之令渾渾虞夏之書休有德聲最于邇列是用進陟鑾坡之邃深居鈴索之嚴近天子之光允賴謀猷之啟沃見王者之志通覩詔命之發揮此誥文極清華亦不稱為作呂東萊逌張魏公啟有云先知覺後知傳斯文之正統小德役大德為善類之宗盟扶日轂于慶霄握斗樞于宥府國家再造高鴻烈于汾陽天地重

闢翊丕圖于建武東萊與魏公之子南軒友善故極其推尊而自叙處復極其拙損云毋原念于衰宗甞屢投于化冶雖迹遂廢爲莫仲磬折之恭然氣激肺肝猶効鍾鳴之應

楊誠齋謝提舉廣東響聯云九天曉日念孤臣將遠于長安四乘秋風忽寵命載驅于原隰至于南海傑彼東方又云海若祝融彈壓波瀾之險朔雲邊雪驅除江嶺之氛謝知福州響聯云米糵自將

粗謹酌泉之誓繭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又云政尙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爲游斧之魚若此之類俱意新調新大抵宋人四六荆公謹守法度東坡雄深浩博出于準繩之外由是分爲兩派後來汪浮溪周益公諸人類荆公孫仲益楊誠齋諸人類東坡

范石湖戊戌大帥蜀上巳日大燕樂語僚佐撰呈皆不愜意有石生者一聯云三月三日豈無長安麗

人一詠一觴敘講山陰禊事公心肯之

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譽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傳說于高宗漢旱欲蘇烹弘羊于孝武之句時趙溫叔爲相孝宗遂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溫叔聞之遂乞免

宋初有年八十二魁大廷者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或以爲梁顥絕典間有士子年十九以詩賦擢第梁旝賀衮爲作啟云年踰賈誼亦濫置于秀才齒少陸機顧何能于文賦蓋二者年齒適相上下也

樓攻瑰綸草光廟遜位詔雖褒紀自行于宮中而禮文難示于天下蓋孝廟上仙光宗以疾不克親臨喪遂傳位于嘉王也又草立韓后制曰書稱堯

舜禹之傳朕克艱于負荷詩美姜任姒之聖后宜謹于儀刑于時吳謝李三后皆在長樂其用姜任姒可謂精切

樓玫瑰謝除參知政事表有云朝廷建輔號天子之四鄰政事參聞下丞相之一等又云負二宜去有七弗堪宿恙漸侵將竊天而致禱誤恩猶至眞蹐地以肆遑句句從肺腸中搜出二宜去七弗堪何等精確唐孔戣云吾二宜去年老一也爲左右

丞不得進退郎吏二也晉嵇康七不堪見絕山巨源書

李巘詞科趙彥中代進國史列傳表云錄公卿而為世本肇自有熊傳臣子而易編年倣孫司馬高崇奎辭兒內相兼修史表曰玉堂揮翰謄姝之于令狐金匱紬文才當延于司馬一則詞臣令狐綯一則太史公司馬遷不惟事精又且對切視彥中詞科表以有熊對司馬此又勝焉

慶元初奉孝宗御製藏華文閣詔曰經緯天地道存渾噩之書鼓舞雷風仁溢溫泚之命寫之琬琰炳若丹青大微三光之庭丕闡鳳巢之勢上帝羣玉之府遂通龍紀之聯此高崇奎筆

寧宗朝以伐金詔四方凡二開禧詔曰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翰林學士李壁之詞也嘉定詔曰犬羊跨我中原天厭多矣狐兎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與前詔旨大約相似

寧宗朝眞西山德秀權直學士院嘗代制置司撰瑞慶節表云無思無爲化自隆于鼓萬有容有立德參貫于函三故修齡與日以長存雖巧歷窮年而莫盡臣馳神拱北將指落南奉萬歲之玉巵遙想觴行之隔上千秋之金鑑庸伸鼇忭之恭當時推其雅秀後來翰苑諸公多襲用之

西山掌內制六年因母請外便養得除江東運使謝表云報傳初馳旄倪爭擁詔朝廷所以輟柱下

之吏盡聖主將以惠江左之民因傳釆于風謠頗究知其疾苦賦難遽省盡漸捐賦外之征民未易蘇當先去民間之蠹及到任惠政深洽不愧其言寶慶初史彌遠殺濟王于湖州眞德秀入對極言其兖忤彌遠意爲梁成大所劾遂罷直學士院提舉萬壽宮尋詞祿亦罷有謝表云聖君非不受言臣自疎于開導國人皆稱有罪上獨示于矜容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風釆焉

眞希元謝復官表云自退屏于山林寖遜違于軒陛憂時之髮盡白悵去國之十年戀闕之心爲丹敢忘君于一飯又謝宣召入翰林院表云修除翰苑在環除出守之餘軾待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非兢懣拙自將結茅屋于雲邊已甘終老賸玉堂于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入清衷之妙簡時彌遠死公再起

用正端平更化初也。
眞希元進大學衍義表襃叨侍從論恩之列。適當
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于聰明。惟有發揮于經
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于天下之理洞若秋毫。
雖共兜之雜進于堯朝。豈魍魅能逃于禹鼎。曰姦諛
曰共兜曰魍魅。蓋指彌遠。
凡進書稱頌處。即縮本書之意。乃佳。史眞翁講孟
子表云。恭惟陛下居安資深。守約施博。覽大賢之

論集興盛治之雍熙德醉從容秩太清之華燕衎
將爲奕邁崇政之燮文臣等職媿簪毫恩沾同樂
讀古書而尚友詠懷望道之思頌清廟以致平期
盡事君之義寘希元進大學衍義表云恭遇陛下
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方將切磋琢磨而篤于自修
定靜安慮而進于能得事欲明于本末理期貫于
精粗適萃成編胄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
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二表當並觀

李功甫謁眞西山丏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使作制功甫援筆立成末聯云保抱携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嘆賞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嘉熙己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祀文學士李功甫當

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捷其用事可謂中的

王伯厚應麟宋季以博洽稱嘗見臨安進野蚕繭及絲綿紗絹因謂同學者曰禹一以此命題中間將何鋪叙皆相顧無語伯厚擬一聯云絲纖纊無懸畆貢之征冰素方空不數齊官之獻絲綿紗絹四者皆備同學嘆服

嘉靖初黃㵎考補野乘成爾聯云團客抽絲坐看五色龍精散魄不假三絲被阜以生表漢家之熙洽貪瑚而化彰唐室之隆平後聯宋人原表

漢唐文儒之戲曰客難曰解嘲曰賓戲子虛烏有之問答翰林壘卿之應酬至韓昌黎作毛穎傳遂牽陶泓陳玄楮先生得書淳祐間鄭越公淸之發昌黎未盡之蘊託王命出高爵合文房四友例有

除授訓辭甚美門下客林肅翁希逸劉潛夫克莊各擬謝表人爭傳誦林代毛頡謝云楷知白賞反面以臣點汙而見疑石虛中侍危才欲臣流落而後已獨蒙拂拭未忍棄捐豈非以內剛施行無漏言于片字中書進擬或任怨以一勺忠粗竭于毫芒恩久居于掌握對揚麻卷幸襲元銳之封期效衆心時進公權之諫代石虛中謝云濡染同勒悅淵源之易涸氣質難化知圭角之未除徒堅石不

轉之心莫效璧俱碎之報幸不折于屢挫幾見買
以一官從我而無所取材小器偶叨于承乏掌制
而不善爲斷拙工未免于包羞劉代陳玄謝云上
恩甚渥月輒給于一枚舊學都荒歲纔磨于寸許
研精游藝摩頂酬知潤色廟謨不假丹青之力剩
量人品尤嚴皂白之分代楮知白謝云臣無他技
方虞劄惡之譏帝有恩言廼示衮褒之意委穆之
以百函之多餉張華至萬番之富大事則書之策

安能措一字之謹嚴小子不知所裁徒自愧成章之狂簡

縣令之任最難。蓋監司府州之責成，鄉社百姓之爭訟，征斂以供軍國，嚴愼以防吏胥，能否黜涉皆繫于此。宋林崇甫德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啟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嘆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

鳴鼓語意尤勝

劉克莊除廣東提舉謝表云今百端之供億殆遍國中餘一髮之本根獨惟嶺外方且雜舟之發餉尾鹺課之收及虜空熙豐以來之儲增紹淳未有之額使賈生之及見哀痛謂何雖劉晏之復生變通安出乃如臣者豈其任哉惟無瑕者裁人必先已責以不貪而爲實少賦吏饕廣東提舉即楊誠齋舊任也誠齋前謝表猶有物衆地大壤沃泉甘

語至劉時凋瘵乃爾蓋宋事至此已不可爲矣

開慶初元人攻鄂州急賈似道密遣使請稱臣納

幣元太弟不許會憲宗訃聞而阿里不哥欲襲尊

號乃約歲幣之數拔砦而去太弟旋定內難即位

于開平改元中統李仁卿治賀車駕班師表云惟

聖人必欲去害肆天子所以有征衣暫試于一戎

月連飛于三捷既多算以勝少算況至仁而伐不

仁是宜氛祲廓淸車書混一大統會歸于中統太

平今覩于開平是時朔運初興其典章文物備歷

中國如此、

孟德卿攀龍賀平衆表云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

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

際丹崖而逝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宋邪亦遵聲

教逆兵負固踰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崛強

心在四郊之横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幡始

豎玆惟虜算卓冠前王視萬里爲目前運天下于

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爲壽更陳虎拜之詞孟故北方遺老是時幽燕境土陷虜已久見聞習染不復知宋中華之統不可絶雖劉夢吉因大儒亦作渡江賦以籌畫忻幸之又何怪乎德卿之謂宋爲蠻夷也

東呂路賀平宋表是翰林學士徐世隆撰略云蠢爾三苗之弗率命乎舉后之徂征一鼓而定荆襄

再駕而降鄂岳斬黃面縛江沔心歸鐵瓮之堅城已推金陵之王氣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之增兵錢塘十萬家坐見吳王之納土僞將悉朝于闕下幼君遐竄于海中方知恃險而亡應悔求和之晚世隆嘗以詩哭文丞相有日精忠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似非昧于春秋内外之辨者表中亦云弗圖島夷輒拘使節蓋可浩歎

元人賀登極表第一 推虞伯生集 賀聖節表第一

推鄧善之文 原賀正旦表第一 推夾谷士常之奇

賀親祀南郊表第一 推謝敬德端虞表云鴻業啟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中聯云立長式遵于家法討宜允協于輿情車服旌旗皆我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末聯云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覩揚奬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賛成能鄧表云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于王母中聯云至

仁育物得秋而萬寶成盛德在躬居所而衆星拱末聯云臣等名叨玉署目極璇霄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殷宗無逸之壽虞祝華嵩夾谷表云位拱少陽仗簇黃麾之曉氣暄大簇祥開青禁之春中聯云重明繼照陰邪常遏于未形九四在淵陽德充滿于已著茲履端之云始宜介福之孔多末聯云臣等素乏長材叨居端尹星輝海潤莫酬沾被之恩月恒日升第祝綿延之算謝表云四

方于理事天致恭巳之誠三年而郊卜日吁用辛之吉中聯云大呂黄鍾音協雲門之奏鎭圭繅籍輝聯蒼璧之華祥風和氣之與游景星慶雲之疊見末聯云臣等叨佐清朝欣覩熈事列圜壇之八陛幸陪漢畤以侍祠陳泰階之六符願舉兕觴而上壽勝國一代文章於斯爲極盛矣

表渉一代興廢不可無斷制歐陽原功玄進宋史表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可謂盡

之我朝丘文莊公濬爲祭酒時出元史表云非無一善之可稱終是大綱之不正自謂不減前語世亦以爲信然

宋以仁厚立國不幸侮于遼肉于金亡于元然人心終有不忍忘者初宋亡宗室有遺落中山者衆共立爲主期欲興復不克而滅元末韓山童自言祖父係宋亂國亡變姓汝潁兵起卒推立爲主山童敗子林兒稱宋帝亦十二年其他所在兵起皆

以興宋爲詞而紅巾揭旗有聯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此見宋仁厚之德入人之深雖易姓未泯蓋漢唐以下所未有也。